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九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九

二凶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

至是又有劭馬體元居正上甚喜悅年六歲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年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黄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賔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尚書桂陽侯義融並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索虜

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
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
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
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
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
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
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
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

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以玉人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與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與及寧州所獻黄門慶國並預巫蠱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為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為妾不以啓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與領隊遣閹人奚承祖

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為兒而汝用為隊主抽拔何乃速汝問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驅使臣答曰五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爾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為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尒使監禮無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

闕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

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爾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寔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著侫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

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

郡搜討逐不獲上詰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旿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劭雖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爾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

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車駕出行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録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每夜輒饗

將士或親自行酒客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披甲名內外幢隊主副豫交部勒云有所討宿名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並驚愕語在淑傳明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

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
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受勑有所收討令
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
閤拔刀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
至旦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超之手行弑逆并殺湛之
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
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
何不蚤啓未及答即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

尚書江湛太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偽位為書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文武並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使改元為太初劭素與

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裁數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為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綦為征虜將軍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為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歛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杖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

親黨新除始興内史苟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令傅僧祐吳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江文綱以殷仲素為黄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並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龎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

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遊費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淛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衛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健桂陽侯覬新諭侯球竝以宿恨下獄死禮官希旨謚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謚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

尹進世祖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鑠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諮禀之科依晉扶風王故事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並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齊傳教給使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劭下書以中流起兵嘗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番將吏加三吳太守軍

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為皇后世祖檄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獍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齠齔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

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舍蔽容隠不彰其釁募訓誘啓告兾能革音何悟狂悪不悛同悪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寃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閑逆弗順竝横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

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歷中圮虛年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内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

智畧深贍名震中土勲暢遐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指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靈動漢陰冠軍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荆雝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元謨竝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於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海霧咽鋭甲赴野則林薄

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掊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欽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

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玆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爾司隸校尉殷冲掌綜文符左衛將軍尹宏配衣軍旅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世祖書曰聞弟忽起

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内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無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兹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部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霆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爾故畧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

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爾劭謂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使褚湛之戍石頭劉思孝鎮東府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諱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若分

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鋭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

義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

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

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尚可

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自天

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為己用厚接王羅漢魯秀

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悦其意羅漢先為南

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

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爾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岍驅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褚湛之為後將軍丹陽尹置佐史驃騎將軍始興王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録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兖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新除左將軍丹陽尹建平王宏為

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龎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即本號為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為西中郎將雍州刺史十九日義軍至新林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懐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克而秀歛軍遽止為

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為流矢所中褚湛之携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劭竝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為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為左衛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見為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

人治渚軍主原穉孫是世祖故史義恭得免劭遣騎追討騎至治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為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内啓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户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狀世祖加濬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劒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與濬竝録尚書事二十

七日臨軒拜息偉之為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太保參軍庾道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竝至曲阿與道相遇與戰大破之劭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尚方決破柏崗方山埭以絶東軍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緣淮竪舶船為樓多設大弩又使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芉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

口于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
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副楊侍德命使復
航羅漢昬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
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
門内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内沸亂無復綱紀丹陽
尹尹宏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竝踰城出奔劭
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
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息約詣闕請罪尋

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羣帥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羅訓虞卯要兒等率衆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陳叔兒東討事急召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遥見官軍所領竝棄仗走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竝走還入殿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安都及軍主武念宋越等相繼進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

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鵩烏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

歲封始興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仍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七年為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年罷府二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明年濬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决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没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沉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奥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為災頃年以來儉

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為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

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筭考如所較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邦蒙益不有蹔勞無由永宴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試觀流勢輙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説萬世為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八年遣濬率衆城瓜步山解南兗州三十年從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持節常侍如故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竝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

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
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為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
武二千人自隨優遊外藩甚為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
兖於是復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鮮揚州時江夏王
義恭外鎮濬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授南譙王義宣
意甚不悅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
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
次弟不宜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

濬入朝遣還京為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鸚䳇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為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悢慨濬慙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𨔛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

復幾征北何當至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在京以
沈懷遠為長流參軍每夕輙開便門為微行上聞殺其
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
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
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濬泣
涕謂曰汝始呪咀事發猶兾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
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
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而去

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劭入弒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守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

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勑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决也臣

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濬書所云尼即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

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劭四子偉之廸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

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爾當以鸚鵡為后也

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絶故

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竝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

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走至

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割腸刳心臠剖

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

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竝都街鞭殺於石頭

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於江毁劭東宫所住齋汙瀦其

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户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偽司隷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宏竝賜死冲為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也宏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聞宫中有變率城内衞兵至閤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又為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宏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為太祖所委任元嘉中歷太子左右衞率左右衞將軍闕人官爵髙下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檝流床笫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為幸矣

宋書卷九十九

宋書卷九十九考證

二凶傳濬字休明將産之夕有鵩鳥鳴于屋上○鵩監本誤伏今從南史

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宗南史作宋

宋書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一百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六十

自序

昔少皥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黄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

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敷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宏南陽太守宏子勗河内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譙尚書關内侯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為從事説降劇賊尹良漢光武

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九年分會稽為吳郡復為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為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為吳興郡復為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晉武帝平吳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戎子鄧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黄龍芝草之瑞第二

子滸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閒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滸子鸞字建光少有髙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後以女妻鸞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仲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子儀字仲則少有至行凡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毁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垃黄中沖爽終成竒器何為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

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竝起經術道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堅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為鬱林長沙太守竝不就太康

末卒子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越辟為從事元帝之為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吳興太守袁琇陵討平之子延字思長桓温安西參軍頴川太守子賀字子寧桓沖南中郎參軍圍袁真於壽陽遇疾卒子譽字世明悍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產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軍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譽內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譽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譽曰使君以道御

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譬有舊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慇懃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職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為前軍主簿與譬書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竝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譬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

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為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為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埭執穆夫及偽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尫並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為警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淵

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

高祖克京城封繁畤縣五等侯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

為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劉基共斬蔡猛

於大簿還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與徐逵之同没

時年三十五子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

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

曰此宗中千里駒也出為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

闋為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安東軍

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分江東為會州以誕為刺史
誕將受命正説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
江東義鋭之衆為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誰不響應
以此雪朝廷寃耻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
下受其偽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
不同然彊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
晚也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茍其不爾寧可
自安讎耻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戴

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
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寔家國者哉琛乃
與正俱入說誕誕猶預未决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
誕乃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為驃騎大將
軍正為中兵參軍還長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鎮歷
城臨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
之任未拜二年卒時年四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
終之後家無餘財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為晋安太守雲

子子煥字士蔚少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弒也煥時兼中庶子直坊逼從入臺劭既自立以為羽林監辭不拜拜員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義宣諸子事在義宣傳仍除丞相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諂進煥獨不頃之記室參軍周敬祖等為太宗所責得罪轉煥諮議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為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未至鎮病卒時年四十五田子字敬光雲子弟也從高祖

克京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慕容超屯臨朐以距大軍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由海道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復與右將軍劉藩同共攻討循尋還廣州圍季高田子慮季高孤危謂藩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

使賊還據此凶勢復振下官與季高同履艱難汎滄海於萬死之中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還比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季高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一戰破之於是摧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還至廣州而季高病死既兵荒之後山賊競出攻沒城郭殺害長吏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刺史褚升度至乃還京師除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内史賜爵都鄉侯復

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內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别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宏之各領别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宏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宏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

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其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爾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毁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鋭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

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汎喪旗棄衆奔還霸西
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
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羣師勤
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
疊卷崤陜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
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偽首奔迸華戎雲
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舉
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

謝曰咸陽之平此實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佛佛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宏之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因據

關中反叛田子與宏之謀矯高祖令誅之併力破佛佛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田子宗人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於宏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田子初以功應封因此事寢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為後亮字道明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州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顗在

郡不法亮糾劾免官又言災異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潦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飡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

即竝施行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
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
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
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
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壟非
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
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
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

之以界則數步之内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又啟太祖陳府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隷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鶩苦傾晚於理既薄為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詔曰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

行耶令更勅西府也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土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闕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

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茍是所懷忘其常體詔答曰啟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為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劣也始興王濬臨揚州復為主簿秣陵令善擿奸伏有非必禽太祖稱其能入為尚書都官郎襄陽地接邊關江左來未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舊宛北接二關咫尺崤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強蠻盤帶疆埸以亮

為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賦調有數村
狡猾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
皆就𥟖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餼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
序訓授生徒民多發冢并婚嫁違法皆嚴為條禁郡界
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
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
成頃兆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夷充疆遠肅烽
驛近虞郊閑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輟耕闕於

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畝昭農緒稼之時引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緌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為神皐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奥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闕

又修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遷南譙

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曰陜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
職隨王誕鎮襄陽復為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亮莅官
清約為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遠方貢
獻絶國勲器輙班賚焉又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
時年四十七所著詩賦頌讚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
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牋表籤議一百八十九首林
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
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與衆人共見遺

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絶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彊視何為空自殄絶林子曰家門酷横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㒿未復故且茍存爾一門既陷妖黨兄弟竝應從誅逃伏草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即貨所居宅塋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網内畏彊㒿沈伏山草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

稽諸將東討者相續劉牢之高素之徒縱其下虜暴縱橫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爾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高祖甚奇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彊讎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赴

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
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
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
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為本
郡所命殺又板為冠軍參軍竝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
無復仕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為揚州辟為
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物見卿
此心爾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

等侯時年二十一義熙五年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宣攻其西隅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反以循旨動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南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

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時領别軍於石頭屢戰摧寇循每戰無功乃偽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故大軍初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栅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果上赤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

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銳待期而吾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今距守此險足以自固若賊僞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將軍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將散兵進戰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沿塘數里林子策之曰賊沿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阨其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斷塘而鬬久之

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并勢賊乃散走大軍至白石
殺赤將以殉以林子參中軍軍事從征劉毅轉參太尉
軍事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
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勑還内侍賊黨郭亮之
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
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
石城軌棄衆奔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
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軍林子以太尉參軍復參平北

軍事其冬高祖伐羌復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綏懐初附即板為太尉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尅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邑即殺神虎而撫其衆時偽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

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
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
而尅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
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
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
事捷尹昭可不戰而復道濟從之既至紹舉關右之衆
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
三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

輜重還赴高祖林子按劍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

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偽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爾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得脫衆皆奔敗

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默騾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三萬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絶糧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進討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默騾小方三級所俘馘及騾馬器械甚多所虜獲三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舣儲三軍鼓行而西矣或曰彼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

外兵屢敗衰亡恊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忽死可謂天誅於是讃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林子率師禦之旗鼓未交一時披潰讃輕騎遁走既連戰皆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書勸勉并致縑帛肴漿高祖至閿鄉姚泓掃境内之民屯兵堯栁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覇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

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叅相國事總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右望風請附西州人李焉等竝求立功孫妲羌雜夷及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鬬達于槐里尅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還至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

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外典焉後太祖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弘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高祖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太祖進號鎮

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祖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高祖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讓不許傅亮與林子書曰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内外爾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為君子邪除府諮議參軍將軍太守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局事副錄事參軍王華上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

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使相望葬畢詔曰軍國多務内外須才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起輔國將軍林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不復還朝每軍國大事輒詢問焉時領軍將軍謝晦任當國政晦每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減損逼與入省日夕撫慰敕諸公曰其至性過人

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勑入侍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羣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啓必有損慟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為其答高祖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詔曰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貞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也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伯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

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賛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啓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邵字道輝美風姿渉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以舊恩召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勝會彊弩將軍缺上詔録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彊弩將軍出為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逺近莫不投集郡

先無市時江夏王義恭為南兗州啓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帝中詔義恭又啓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往蒞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為良二千石上不許曰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事見宋文帝中詔上勑州辟邵弟亮邵以從弟正蚤孤乞移恩於正上嘉而許之在任六年入為衡陽王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又為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啓太祖求人上答曰稱意才難得沈邵

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見宋文帝中詔入為通直郎時上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啓事陳論即為簡田前後密陳政要上皆納用之深相寵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勑同輦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真官陪乘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申謨為中兵參軍掌城防之任廬陵王紹為江州以邵為南中郎府録事參軍行府州事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為大將軍中兵加寧朔

將軍事見宋文帝中詔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錄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邵改爲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將軍如故義康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爲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爲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邵慰䘏孤老勸課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

命累續遣御醫上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絶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子佩嗣官至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叅軍南沛郡太守佩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

精理姻族資賴弱冠吳興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張邵臨郡又命為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見謂曰吾昔以弱年出藩郷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為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時順陽范曅為長史行州事曅性頗疎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曅性疎必多不同郷腹心所寄當密

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畢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民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太祖從容謂始興王曰沈璞奉時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學優才贍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之以事乃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

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宫何其淹耶想行就爾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贍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恧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遠答累翰辭藻

豔逸致慰良多旣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慙于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此書真本猶存濬年旣長璞固求辭事上雖聽許而意甚不悅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尋除秣陵令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京邑二縣號為難治璞以清嚴制下端平待物奸吏斂手猾民知懼其閭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鬬妄相誣引前後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緣由探擿是非各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乙或驗東而西事自

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職太祖厚加存問賞賜甚厚濬出為南徐州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濬詔曰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為行佐今故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爾事見宋文帝中詔乃為正佐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彊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守淮隅道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算衆咸不同朝旨

亦謂為過俄而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為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盼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衆既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爾賊既濟淮諸軍將帥毛遐祚胡崇之臧澄之等為虜所覆

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粗量彊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今衆法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在我若宜避賊歸都會資舟檝則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歎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為諸君保之舟檝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剝之刑衆所共

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殄其太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整舟艫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為

然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馬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別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始興王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從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王僧達書與璞曰

足下何如想舘舎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㫖無日
憂詠沈吟增其勞望閒者獯獫扈横掠剿邉鄙鄣敗絶
壥垌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
荐遁烏集絃絶患深自古承知廼昔冦若城境勝胄朝
飡伍甲宵舎烽鼓交警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總
厲豪彥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
地覩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兹商驛始通粗知梗槩崇
讃膽智嘉賀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横斥規効情

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
復繼前緒行輦之懽實恊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
比恒疾臥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斁久懷徵還淮南太
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質姻
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以歸之沈璞每以謙自牧
唯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時中書郎缺尚書令何
尚之領吏部舉璞及謝莊陸展事不行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
臺猶法書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乃號泣曰一門蒙殊常
典書也

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二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竣欲與璞交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説以璞奉迎之晚横罹世難時年三十八所著賦頌讚祭文誄七弔四五言詩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有子曰闕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温恭有行業能爲文章

少除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自國
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祖踐阼除員外
散騎郎不拜左衛顏竣請為司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
能名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
何法盛校書東宮復為餘姚令還為衛尉丞世祖舊臣
故佐普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顏師伯
戴法興等並有藩邸之舊一不造門由是官次不進上
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為孔丘舊制車駕出

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為晉安王子勛前軍行參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籤沈光祖曰鄧琬一旦為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藩闕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法興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為參軍事子勛初起兵轉府功曹及即偽位以為中書侍郎初伯玉為衛尉丞太

宗為衛尉共事甚美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在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母老解職貧薄理盡閑臥一室自非弔省親舊不嘗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為永世令轉在永興皆有能名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親有聞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故溫雅有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為深交弟仲玉泰始末為寧朔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事

巴西李承明為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平之廢帝詔以為安戎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請為征西諮議未拜卒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

居注自兹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刋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兹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懐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

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

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内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録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

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刋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䩄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録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宋書卷一百

宋書卷一百考證

自序高祖深相訓納○訓疑當作訓

諸軍將帥毛遐祚胡崇之臧證之等○臧質傳遐祚作熙祚證之作澄之

璞有子曰闕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臣承蒼按梁書沈約傳云父淮南太守璞南史約傳前半篇悉依約自序其序璞事後亦云有子曰約是所闕之字即為約字無疑第約自序于璞有子曰約之後復序伯玉

凡弟事忽接云史臣年十三而孤壹似有意錯互其辭令人不可曉者昔裴子野作宋略書云戮淮南太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罪請兩釋焉今約所自序固未必盡實然且下筆羞澀如此

廢帝元嶶三年○廢字上一本有後字

永明二年又奏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玆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

○臣承蒼按沈約自序宋書成于齊武帝永明六年

今刻本題曰梁沈約撰蓋要其終而命之為梁臣非
言此書為梁時書也

宋書卷一百考證

侍讀學士臣萬承蒼謹言齊永明中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約受勅撰宋書踰年上之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凡一百卷書成於齊代而題曰梁沈約撰者以約仕終於梁從隋書經籍志之舊也伏見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位不獨公卿皆賢即為史臣者亦能深知道德之意足以發揚至治垂教無窮漢之司馬遷班固猶明此義魏晉而下風斯泯矣宋高祖以英雄之姿建功晉室顧其志急於

改步非有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累世相承法制不
立帝子甫離襁褓即典方州所任臣僚多取世族
治民統軍罕得其道其後轉相猜忌偏信小人遂
至不振而當時史官若何承天蕭寶住徐爰之徒
率非其人約以貪榮嗜利之心逞其浮靡之習歲
月未久遽成此書大抵因何徐舊本而稍更益之
永光以後不免遷就以合時君之旨雖自謂創立
新史取舍是非未必皆當又況其喜造奇說以誣

前代如王邵之所譏者耶姚察稱其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要非此書定論然自晉義熙至宋昇明七十四年之事迹粗在於是不可以無傳也趙宋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殘缺始詔館職校讐治平中曾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而校宋書者不著其名今書第四十六卷末附載臣穆所記一條論到彥之傳之闕辨趙倫之王懿張邵三傳之非約

書臣考宋史言鄭穆在館閣三十年嘗編校集賢院書籍當即其人然第舉三傳中稱帝號魏主證其與南史同體而張邵傳不避武帝廟諱重出張暢傳皆略不及則其考据亦不可謂精也故七史之中惟宋書最多訛謬其所從來久矣臣等奉

勑校勘是編訪求裴子野宋略二十卷鮑衡卿王琰宋春秋各二十卷皆已不傳自監本而外惟虞山毛晉所刻汲古閣本差可叅攷又得文淵閣所藏南

監舊本字畫磨滅間有與諸本異者敬謹參校詳
求厥中擇其合者錄為正本其或字雖互異義可
兼通仍從監本舊文别為宋書考證若干條附於
各卷之後當時文人遺集及所見他書有可相發
明者亦間採焉至若諸本悉誤無可據依姑闕所
疑不敢擅改臣承蒼等見聞寡陋辭意淺膚吮墨
濡毫戰汗交集謹言